

惬意  
时光

# 大地一直很忙碌

□ 高明昌

我去了菜园，看见了大蒜，大蒜长成了杨树的枝丫，蒜叶有了长长的飘带。大蒜老了，但地下的蒜头还嫩着；半尺高的青菜，摇身一变，成了瘦长个，起蒜才几天，菜顶的花朵蜡黄了，菜叶白乎乎了；芹菜呢？干粗得像竹笋，一排排竖着，像是一堵青白的墙。那些贴牢地上的芥菜也站了起来，像是稀落的树苗，横枝上下都是小三角的花籽，浅白的颜色，在夕阳下晃动。高温菜，像雪里蕻，有着比面碗盖还大的菜墩，匍匐在地上，无数的茎连着无数的叶向四周伸去，把地染成了绿色。芥菜比雪里蕻还要夸张，菜墩的占地面积与面盆、脚桶一样大，而且菜干朝上仰着，菜干的边上都有状如奶头的凸结。最大的芥菜有十斤重，像铁块一样重。这些菜长大了，长大了就老了，菜老不像人老，个子反而高大，样子反而丰满，而且一定开花、结籽，真的老了也风光，老了也疯狂。母亲说，我们去做个记认，留种要挑最好的，这个最好就是看个子和看样子。

先起根的是不留种的蔬菜，

它们居多是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光被人挑去享受的，这是生命历程的残酷表现，另一种的结局是做了咸菜，做了菜干，甚至翻土后压在泥底做了肥料，不为别的，一是让腾出的大地见着了太阳和月亮，二是为继续生长的蔬菜腾挪出了地方。大地休息的空间捉襟见肘，休息的时间也是七零八碎。但菜园依旧绿茵满地：菜畦两边是蚕豆的秧苗，都半公尺高了，都开了花，白里透着微红的花朵，上下一溜一溜，所有的花一颤一颤都抖动着，有的已经开始变成了黑色，隔一段时间，蚕豆就可以吃了；豌豆的苗开始向外伸出了枝头，枝头像蛇信子，见着什么缠绕着什么，攀援的架势，在寻找成长的依靠，但豆豉半粒也没有见着，想吃，还早，有空无空多浇浇肥料，可能提前几天结果实。莴笋在地上竖着身子，半天都不发声响，它们一棵连着一棵，一行挨着一行，像是诗行，连着前方也连着远方。最值得说的是土豆的嫩芽，一星点的绿，像一棵胸前坠着的玛瑙，安静、安详，也安然，风掠过，颤巍巍一下，依旧匍匐土地，与土地低语，等待时间，等待温暖，等

待长大。

大地一直很忙碌，早熟的蔬菜吃完了，后熟的蔬菜继续生长。年后呢？正月十五还没有到，二妹和母亲晚饭后就开始了拾掇。母亲拿出了蛇皮袋，说是种子仓库，里面滚出了无数个纸包，狭长、扁平，上面都写着种子的名字。它们是番茄、茄子，是豇豆、南瓜、玉米，是秋葵、山芋、地瓜等。先是确定种植时间，再是确定种植面积，最后确定种植地方。母亲告诉我们：一家人家要种好蔬菜，种多少要根据人口、胃口；好吃的时间（成熟）要岔开来，不浪费；土地要学会轮作，去年种茄子的地方今年不能种茄子，否则产量就低。

三月里，我看见我母亲和二妹，一会儿挑泥，一会儿翻地，一会儿落种；四月里，我看见她们一直在搭棚，有三角的，有四方形的，三角的是豇豆棚、黄瓜棚，四方形的是扁豆棚。她们天天穿着高帮套鞋，肩头扛着锄头、铁镢，手里拿着菜篮子，她们是去播种菜种，播种菜种就是播种希望——人一直踩踏在大地上，大地一直承载重量，同时也铸造绿色，铸造希望。

快乐  
人快语

□ 吴锦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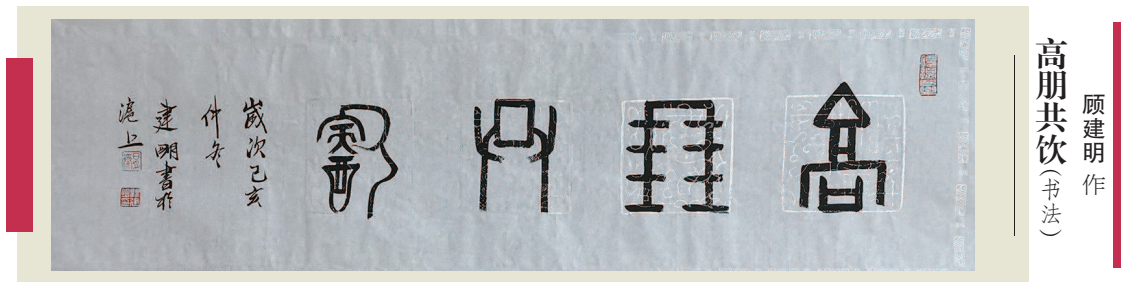
去年除夕，在酒店早早吃了年夜饭，于是就给久未联系的朋友微信拜早年。其中朋友老苏还给我回了电话。他家的年夜饭尚未开吃，儿子、媳妇正在锅台忙着呢？我不觉惊诧：儿子媳妇做年夜饭？“是啊，”老苏道：“儿子结婚后平时都在两亲家老人那里吃饭，但年夜饭总要把我们两亲家接过去，说你们辛苦了一年，年夜饭让他们尽点心。我们要帮忙他们不让。你看我们正跟亲家看电视嗑瓜子聊天呢？这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。”为了增加现场感，他还将手机视频开着，只见桌上已有六七个菜，小两口正在厨房忙得欢呢！

见此情景，我不由感慨：家家年夜饭都是老人操持，子女享用，能体贴老人辛苦而掏腰包在酒店预订已属不易了，而小辈自己上锅台做年夜饭的实属鲜见，尤其还将两亲家一起接过去热闹一番就更有新意了。年轻人有感恩之心，他们也找到了表达的方式。平时忙忙碌碌工作，双休日也有不少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吃饭就在双方老人家里“蹭”了。但农历最后一天的除夕，通过他们自己下厨，端出的不仅仅是一桌年夜饭，更是小辈的回报之心。

家务事“买汰烧”，看似平常做起来不易，尤其是长年累月，过来人谁不是“甘苦寸心知”？许多家长辛勤付出已成习惯，子女受用也不以为然、理所当然，他们没有体验当然不会有感受，也只有在上锅台的过程中才能体会到“买汰烧”的艰辛，父母默默付出的恩泽，从而懂得尊重和体谅，萌生感恩和报答之心。年夜饭的主角换了位置，演绎出的是理解和领悟，沟通及包容、欣慰与温馨。这样的换位值得推崇。

我们欣赏和点赞的当然不仅是小辈某一天的上锅台，除夕之外还有其他节假日，乃至双休日，子女都可以动动手表孝心。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和氛围的延续和传承。这里的关键是小辈要有主动意识，“心动不如行动”，就从一件日常生活小事做起；同时长辈要适度把握，乐观其成，及时放手。

除夕小辈上锅台



高朋共饮（书法）  
顾建明作

老  
有所为

# 文坛常青树 精彩第二春

□ 胡永其

不久前，江苏作家陆建华精神矍铄地喜度八十寿辰，朋友们都说是文学创作焕发了他的人生第二春。

建华先生长期在宣传部门工作，以文学评论驰名我国文坛。退休后，他幽默地引白居易的诗句“自此光阴为己有，从前日月属官家”，说“青春从六十岁开始”。他常风趣地说：“写作是我的一门手艺，荒年饿不了手艺人。”

二十年前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休，他就在《退休纪略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人可以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事业却是无止境的。我高兴我退休后，有充裕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读自己想读的书，写自己想写的文章。”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发表处女作以来，他已出版评论、散文专著14本，共400多万字，其中一半以上的文章是在退休之后写的。数量之丰、质量之高令人钦佩。有人评价说：陆建华左手写评论，纵横捭阖鞭辟入里；右手写散文随笔，饱含乡情、友情与亲情。无论是评说文坛现象的理

论文章，还是抒发人生感悟的散文随笔，他都是有感而发，用情至深。前年，他曾发表《你理解我的焦虑和不安吗》一文，对家乡文学朋友关爱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，让人们感受到一个老作家所具有的强烈责任感。

建华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作品的跟踪研究，一“汪”情深，被誉为“汪研第一人”。建华先生退休后，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写作时间，“恒兀兀以穷年”，对不少评介文章作了认真的辨析与考证，撰写了《汪曾祺的春夏秋冬》《草木人生》等多本专著，力求把汪曾祺放在一个宏大的中国现当代历史背景下，去考察出生于高邮小城的汪曾祺何以能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树一帜；力求探讨汪曾祺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浪里，如何身不由己卷入漩涡后的真实心态；既写汪曾祺坦诚、率真的为人文为，也写他在特定历史阶段里作为常人的喜怒哀乐，为当代文坛留下了珍贵的史料。同时，建华先生还克服种种困难，牵头创建了汪曾祺研究会，倡导并参与多种多样的关于汪曾祺

文学研讨、评奖的活动，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和赞誉。

建华先生与上海有着深厚的情缘。1959年末，他的文艺评论处女作《“万事通”巧访“老来红”》在《萌芽》杂志发表，由此坚定了他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信心；两年后，他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近万字的《谈袁鹰的儿童诗》的评论，此文成为刚由“苏北师范专科学校”升格为“扬州师范学院”的师生中在《上海文学》发表长篇论文的第一人。2011年，他的传记文学集《私信中的汪曾祺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，实现了他在上海出书的夙愿。江曾培先生热情为之作序，称赞此书“是一本具有文学传记、文学史料和文学阅读价值的书。”

如今退休后岁月静好，他经常与爱人到上海来会会老朋友，与江曾培、褚水敖、朱金晨等同仁品茗论文，畅叙友情。

建华先生八十寿辰那日，我专程赴宁祝贺并献小诗一首：“亲友金陵喜相逢，同贺八秩陆寿翁。文坛驰骋扬美名，青山不老夕阳红。”由衷地为这棵文坛常青树的精彩第二春喝彩点赞！

忆  
往昔

□ 朱伟

我们小时候喜欢过年，每到过年前的一二个月，大多数的爷娘已在想方设法，宁可自己不做，也要帮小孩做套新衣服。当时服装店既有买现成的，也有当场量体裁衣的。有的人家会把裁缝请到家里，做上几天。也有的自己动手做。这些新衣服做好是不能穿的，要压在枕头底下大年初一才能穿。做衣服、买衣服都要布票、棉花票，穿件新衣也很奢侈的。

新衣服做好，家家户户就要忙着大扫除。遇到天气好，大家还要忙着洗被子、晒被子。

做完这些，离过年也不远了。家庭主妇忙碌准备年货，每天小菜场要跑几次，可惜都要肉票、鱼票的。平时不舍得吃的或者乡下亲戚送来的呆婆鸭（酱鸭）、咸肉、香肠都吊在风口，还有自家腌制的虾油卤肉，真的又鲜又好吃。那时的年糕手工做的，又大又厚，有做成元宝、鲤鱼样子，是“招财进宝，年年有余”讨口彩的。我们小孩子放假了帮着切年糕、磨糯米粉，还要在煤球炉上做蛋饺。这时，弄堂里常会传来“切水笋了”的吆喝声，有的人家把浸泡多时的水笋交给他们切。

过年的气氛渐渐浓了，常常走进弄堂就能闻到烧菜的香味。而大年夜是最热闹的一天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天。不管在本地还是外地的，都会尽可能回家来。年夜饭也是全家的团圆饭，都是在家里自己烧，这一桌菜是一年之中最丰盛的了。

年夜饭后是我们小孩最激动的时刻，大人会分发用红纸包好的压岁钱，虽然里面只有几毛钱，最多几元钱。大人们嗑着瓜子、喝着茶坐到半夜，叫“守岁”。没有电视，没有“春晚”，我们到烟纸店买一点散装小炮仗放放，觉得很开心。

大年初一早上起来，有新衣服穿，有自家做的汤圆吃。我喜欢逛到不远的南市“蓬莱市场”：一块很大的空地上，有猴子出把戏、大力士气功表演，还有木偶戏、看西洋镜，看的人是里三层、外三层，像老北京的前门天桥，喜气洋洋又热热闹闹……

我们小时候没有双休日，更没有黄金周。商店的排门板上红纸一张“欢度春节，休息三天”，到了年初四都上班，我们小孩子也准备开学了。

儿时过年